殷墟 YH127 坑甲骨缀合二十组*

杨熠

内容摘要:YH127 坑甲骨经过几代学人的接力缀合,复原程度已相当高,但从整体情况来看,仍有不少甲骨是能够被缀合的。文章从未著录甲骨的缀合、误缀甲骨的改缀、旧缀之新加缀三方面介绍了新缀合的20 组甲骨。揭出一片有发掘编号但未被著录的甲骨,并通过缀合复原了一组与妇好生育有关的卜辞。在丙编 615 基础上加缀的一片未著录甲骨,证实所谓的"子目"实际是"子眉"。结合甲骨形态、卜辞内容和兆序等线索,对误缀的七组甲骨进行改缀,使真正同属一版的甲骨各归其位,相关辞例得以通读。在前人缀合基础上的加缀有助于解决过去存疑的问题,如复原了文字编未准确收录的"鲁"字异体,明确乙 4241 的残字是"蛊"而非"型",以及深入讨论甲骨中单个兆序数字大于"十"的问题。

关键词:YH127 坑 甲骨缀合 未著录甲骨 误缀 兆序

殷墟甲骨长年埋藏地下,出土后极易破碎,其珍贵的文献价值,往往 因为甲骨本身的残断而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和利用,此时缀合复原的工作 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这一点,学者已论之甚详①,前人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 缀合实践。但从存世甲骨的总体情况来看,仍有不少甲骨是需要且能够 被缀合的。史语所现藏有 1928—1937 年间十五次科学发掘所得的甲骨,

^{*}本文为"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"五年规划项目"殷墟子卜辞的整理与研究"(G3020)和2022年度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"基于数据库技术的殷商甲骨刻辞事类排谱、整理与研究"(22JZD036)阶段性成果。

①相关论著很多,较近者可参看蒋玉斌:《缀玉联珠:甲骨缀合 120 年》,《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》第十二辑,巴蜀书社,2020 年,第16—37页。

以及部分购买、拾得的藏品,共计两万五千余片①。由于历史原因,这批材料曾随史语所几经辗转,运输过程中多有破损,其中第十三次发掘出土的 YH127 坑甲骨破损情况尤为严重。经过前辈学者数十年的接力缀合, YH127 坑甲骨的复原程度已经相当高,目前工作的重点主要有未著录甲骨的缀合,误缀甲骨的重新缀合,以及在前人缀合基础上的进一步缀合等。笔者在研读 YH127 坑甲骨时,也从这三方面着眼,留心缀合工作,现将新缀合的 20 组甲骨分别介绍如下。

一、未著录甲骨缀合三组

史语所藏的甲骨绝大多数已著录于《殷虚文字甲编》《殷虚文字乙编》《殷虚文字乙编补遗》《殷虚文字丙编》和《史语所购藏甲骨集》诸书,由于诸多原因,尚有相当数量的材料未能正式出版,其中大多是失去了考古发掘信息的甲骨。史语所"考古资料数位典藏资料库"②(以下简称"典藏库")公布了所藏甲骨的照片,一方面弥补了过去大部分学者只能依靠拓本进行研究的不足,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对该单位所藏甲骨的面貌有了一个整体性的把握,这对今后的研究非常有帮助。此前已有多位学者利用"典藏库"中未著录的甲骨做过很好的研究③。从公布的照片来看,部分未著录甲骨上是有字的,有的内容还很重要,根据文字内容和甲骨形态等线索,可将它们与考古发掘信息明确的甲骨相缀合。这项工作可谓一举两得,既复原了甲骨刻辞,也恢复了甲骨的出土信息。

第1组(见文末附图1) A:《合》2256正反(《乙》6774、《乙》6775)+《合》19406(《乙》2133),B:R028520(13.0.02825,未著录),C:《合》13946正反(《乙》6170、《乙》6171)

A 版为史语所缀合。B 版是一片左尾甲残片,正面有两个墨书号码,字体不同,非一时所写。其中"13.0.2825"是发掘号,对比 YH127 坑其他甲骨上的发掘号字体可知,应是早期编号登记时所写。"R28520"是后来的典藏登录号。查《乙》《乙补》可知,B 版是 YH127 坑中少见的写有早期发

①葛亮:《一百二十年来甲骨文材料的初步统计》,《汉字汉语研究》2019 年第 4 期,第 44—45 页。

②网址:https://ndweb. iis. sinica. edu. tw/ihparchaeo/index. jsp。

③相关研究成果可参看吴品婕:《史语所"甲骨卜辞残片"的整理与研究》,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林宏明指导),2021年。

掘号但未被著录的甲骨。今将 13.0.02825 这一号码揭出,并缀入 A 版。

缀合后可补足"月"字,并知道这是与生育有关的卜问。据此线索可将 C 版遥缀在右尾甲位置,虽然仍有部分残缺,但可以知道卜辞所关心的是妇好的状况。C 版反面有贞人名"韦",可与 A 版反面的"甲戌卜"连读,属于宾组卜辞常见的正反相承现象。这组卜辞可复原为:

甲戌卜,韦贞:今二月[妇]好娩。○弗其今二月娩。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,《乙》6774的两个"朁"字下方,各有一个"自"字,刻 痕较浅,拓本不显,旧均缺释,从照片来看,不排除是刮削所致,有待验证。

YH127 坑中写有发掘号但未被著录的甲骨还可举 13.0.16330 一例。这要从《乙补》6454(13.0.16328)和《乙补》6455(13.0.16330)是否为重片的问题说起,二者著录号相邻,发掘号也不同,但拓本情况极为相似,林宏明曾怀疑它们是同一版龟甲残片拓本的重复著录;但从"典藏库"查看了甲骨照片,对比后认为这是两版不同的龟甲的拓本,并非重片①。

按,查"典藏库"可知,13.0.16328的典藏号为R042640,13.0.16330的典藏号为R042642,也就是说"典藏库"中确实有两片残甲,分别对应这两组号码。但是仔细对比照片和拓本就能发现,两组号码分别与"典藏库"中的两片甲骨对应,和《乙补》重复著录了同一片甲骨的拓本并不矛盾。原因就在于R042640和R042642发掘号接近,轮廓亦相似,甚至连兆序也同样是"四",故后者被漏拓,前者则被拓了两次。所以《乙补》6454和《乙补》6455实际都是13.0.16328(R042640)的拓本,只是由于拓次不同,拓本的细节稍有差别。

要验证这一点,只需采用图像叠合的办法,将《乙补》6454 和《乙补》6455 叠合,并把它们分别与"典藏库"中的照片叠合。细审即可知,《乙补》6454、《乙补》6455 和 13.0.16328(R042640)的照片三者能够互相重合;而《乙补》6455 却不能和 13.0.16330(R042642)的照片重合,后者的尺寸要略小一些。此外还可注意,从 13.0.16328(R042640)照片中能看到甲骨上有浅色细笔书写的"16330"字样,可能是后来误记的。总之,《乙补》6454 和《乙补》6455 确为重片,是 13.0.16328(R042640)两个拓次的拓本。《乙补》虽然没有漏记发掘号 13.0.16330,但失收其拓本。这也属于甲骨上写有发掘号而未被著录的情况。

①林宏明:《谈甲骨重片与甲骨著录的一些问题》,《甲骨文与殷商史》新三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年,第391—392页。

第2组(见文末附图2) A:《合》3201正(《丙编》615=《丙编》459+ 《乙》1168+《乙》1743+无号甲),B:R044066

诸家释文(《丙编》第 459 版"考证",以及《摹释》《合释》《校释》《全编》《丙编摹释》等)所谓的"子目",有学者指出实际是"子眉"①。关于这一点,其实张秉权在《丙编》第 615 版的"释文"和"考证"中早已作了更正:"第(1)(2)二辞中的子眉,原释子目系由文字残缺致误,今得(B)片(按,指《乙》1743)相合,乃知"目"字实系"眉"字之残文,应加更正。"②

《甲骨文字编》据《合》3201 正(《丙编》615)将右侧一辞的"臣"字摹作》③,不确。拓印《丙编》615 时,原甲已有多处破损,"臣"字所在位置被裂痕打穿,给摹写造成了障碍。下面列出该字在三个拓次拓本中的情况作为参考(见文末附图 3),可知实即"臣"字的常见写法。甲骨易碎,每一次墨拓(或照相)即记录了甲骨当时的状态,有的材料存在多个拓(照)次,它们之间可能各有优劣,应注意对比互参。

第3组(见文末附图4) A:《合》9228(《乙》6825),B:《乙补》5900, C:R054881

A 版曾被认为是甲桥记事刻辞④,通过 C 版这片边甲的加入,可知实为左背甲记事刻辞,内容为:

画入二。才(在)高。

有学者曾将 A 版"二"之后的残字拟补作"百",认为画纳贡龟板的数量达到二百版之多⑤,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。目前已知与画有关的记事刻辞材料,涉及数量最多的大概是《合》18905 反(《乙》7652)的"画人乞四十"。

YH127 坑中与此缀合版内容相同的记事刻辞有《合》9229(《乙》 2743, 左背甲)、《合》376 反(《丙编》97, 甲桥), 此外《合》709 反(《丙编》

①王子杨:《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》,中西书局,2013年,第108页脚注。袁伦强:《〈新甲骨文编〉(增订本)校补》,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李发指导),2018年,第48—49页。

②张秉权:《殷虚文字丙编》下辑二,"中央研究院"历史语言研究所,1972年,第97—98页。

③李宗焜编著:《甲骨文字编》,中华书局,2012年,第207页。

④方稚松:《殷墟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研究》,线装书局,2009年,第251页。

⑤宋雅萍:《商代背甲刻辞研究》,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(蔡哲茂指导),2014年,第109页。

252)甲桥上的记事刻辞为"入二。才(在)高",残去的纳贡者可能也是"画",另有《合》9783 反(《丙编》283)甲桥朱书"画入二",无"才(在)高"。这就出现了实际所见龟板数量大于记事刻辞中所记数目的现象,方稚松指出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,它们在文例上并不完全相同,应属于多次人藏①。其说可信。

二、误缀甲骨的重新缀合七组

甲骨缀合可以提供新的研究材料,但缀合的过程也伴生着误缀的风险,特别是仅使用拓片做缀合的情况②。就科学发掘品而言,发表前一般会先进行缀合,而且能以实物验证,所以较少出现误缀。但史语所藏甲骨的情况较为特殊,它们曾随收藏单位几经辗转,不少原本完整的甲骨,后来裂为数片甚至数十片,正式出版前经过一番拼缀,其中就有少数误缀,不过这在当年的条件下已属不易。后续研究者据出版物进行缀合,由于不能及时验证实物,难免会有误缀。

误缀的出现会对研究产生较大影响,最直接的就是某片甲骨被误与另一片甲骨缀合,这一错误如果得不到揭示,那么它们原本所属的那版甲骨就永远不可能复原完整,甚至可能产生连锁反应,阻碍整体工作的推进。如果学者不察,利用了误缀的材料进行研究,便有使用"伪史料"的风险,造成的影响可能更大,波及的面也会更广,从这一层面来看,误缀的影响不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因此,指出误缀同样是材料整理过程中的重要工作。当然这项工作自有其难度,因为甲骨缀合是对甲骨学各方面知识的综合运用,某组后来被认定为误缀的缀合,在缀合之初基本也是依据甲骨学知识才得以完成的,要想证明它有误,必须举出坚实的证据。较为直接有效的验证办法有两个:一是以实物进行验证,二是将缀合版离析后找到正确的缀合。下面主要举例讨论后一种情况。

第1组(见文末附图 5) [正面]A:《醉古集》315 正[《合》9067 (《乙》2393+《乙》2418)+《合》17695 正(《乙》7381)+《合》4773 正(《乙》7367)+《合》17304(《乙》1357)+《乙补》6104]+《乙补》6252,B:《合》9307

①方稚松:《殷墟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研究》,第67页脚注3。

②胡辉平曾以国家图书馆藏甲骨实物校核涉及 2 片以上的国图藏甲骨缀合成果 470 组,发现误缀率为 8.5%(胡辉平:《对国图藏甲骨缀合成果的校理》,《文献》2022 年第 1 期,第 65 页)。

正(《乙》2289);[反面]A 反:《醉古集》315 反[《合》17695 反(《乙》7382)+《合》18165(《乙》2650)+《合》4773 反(《乙》7368)+《乙补》6105]+《合》19045(《乙》7366),B 反:《合》9307 反(《乙》2290)

A 版包括《醉古集》315,和蔡哲茂加缀的《乙补》6252(《乙》7366 = 《合》19045)①。史语所已对上述缀合成果进行了实物验证,其"典藏库"中有实物缀合后的照片,登录号为 ZR028543。

B 版此前被史语所人员缀入《合》4178 正反(《丙编》137、《丙编》138),与《合》19422(《乙》3268)等版一起构成了《丙编摹释》137 和《丙编摹释》138(见文末附图 6)②。笔者认为这一缀合属误缀。理由主要有三:第一,从照片来看(参 R044322),上下齿缝并未密合;第二,B 版正面卜辞为"贞:不其若",应为对贞卜辞中的反贞,而右腹甲基本完整,并无与之对应的正贞卜辞;第三,B 版反面为甲桥记事刻辞"入五十",记录了纳贡的数量,若缀合无误,上方应该刻有纳贡方名,完整作"某入五十"。然而上方并无刻辞,与常例不合。

笔者尝试将 B 版改缀于 A 版左侧甲桥处,理由亦有三:第一,从反面 拓片来看,折痕似可密合,钻凿亦合于布局;第二,B 版正面卜辞"贞:不其 若",与右侧的"贞:王令**陕**政,若"可以构成一组正反对贞,且二者字体相同;第三,缀合之后,反面甲桥刻辞补全为"袁入五十"③,纳贡者为袁,数量 为五十,文意完整。"袁入五十"之例又见于《合》5884 反(《丙编 567》)。

第2组(见文末附图7) [正面]A:《合》8472 正丙(《乙》1195)+《乙补》5510,B:《契合集》235 正(《乙补》2753+《乙补》2758+《乙》3868+《乙补》3608),C:《乙》6764(《合》8472 正乙部分),D:《契合集》228 正(《乙补》3081+《乙补》3101);[反面]A 反:《合》8472 反丙(《乙》1196),B 反:《契合集》235 反(《乙》3136+《乙》3876),C 反:《乙》6764 反面无拓,D 反:《契合集》

①蔡哲茂:《殷墟文字乙编新缀第四十三则》,先秦史研究室网站,2009 年 4 月 15 日; 后收入参蔡哲茂编著:《甲骨缀合三集》,"中央研究院"历史语言研究所,2022 年, 第 200 页。

②其详细缀合信息为:[正面]《合》4178 正(《丙编》137)+《合》9307 正(《乙》2289)+《合》19422(《乙》3268)+《合》4182(《乙》3923)+《乙补》675 倒+《乙补》6328+《乙补》2750+《乙补》2074+《乙补》6753。[反面]《合》4178 反(《丙编》138)+《合》9307 反(《乙》2290)+《乙补》2834。

③"袁"字考释参裘锡圭:《释殷墟甲骨文里的"远""釱"(迩)及有关诸字》,《裘锡圭学术文集·甲骨文卷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2年,第167—176页。

228 反(《乙补》3082)

《殷合》181 将《乙》2170 和《乙》3536 遥缀,《合》8472 又把《乙》1195 (《乙》1196)、《乙》6764 加缀进来,构成甲、乙、丙三部分各自独立的遥缀 (见文末附图 8),其中《合》8472 乙为《乙》2170 和《乙》6764 二版实缀。 蔡哲茂根据史语所库房记录将前人已经缀合,但后来又裂为两版的《乙》1195 和《乙补》5510 重新拼缀(即本组的 A 版),并指出合 8472 对《乙》2170 与《乙》6764 的实缀当改为遥缀①。笔者试将 C 版加缀在 B 版右侧边缘位置,将 D 版加级在 A 版下方,然后再将此左、右尾甲实缀,主要依据尺寸、折痕、齿缝、盾纹、钻凿、卜辞对贞、字体和兆序等线索。缀合后可进而校正以下二事:

第一,《乙》2170、《乙》3536两版前甲遥缀,应该没有问题,但《合》 8472正丙与这二版的遥缀则是不成立的。从尺寸、钻凿、字体和兆序等 方面来看,这二版与本组缀合所复原的尾甲并非同属一版。

第二,关于反面占辞的释文。反面中缝右侧为《合》8472 反丙,《摹释》《校释》《全编》和"汉达文库"均释作"贞:不叀…",《合释》作"□不叀…"。根据照片可以明确"不"上一字实为"丙",旧误释为"贞"是受到拓本的限制。通过本则缀合,可知"叀"下一字为"戊"。再据相似辞例(如《合》10137 反=《丙编》281)可将这条释文校正为"…「隹]丙,不叀戊"。

第3组(见文末附图9) A:[《合》14757正(《乙》5140+《乙》4972)+《乙》5687]+《乙补》5738,B:《殷合》263=《合》14959[左半(《乙》4568)、右半(《乙》4879、《合补》6168重)]。

A 版由《合》、史语所和李爱辉缀合②, B 版为郭若愚遥缀(即《殷合》 263)。今将 B 版右尾甲实缀入 A 版。缀后可将丙戌辞复原为:

丙戌卜,亘贞:出(有)茲(溼)③。

B版中左尾甲(乙4568)的上方,史语所曾误缀了《乙补》3458,应该

①蔡哲茂:《〈甲骨文合集〉及史语所藏甲缀合校正一则》, 先秦史研究室网站, 2008 年 1月30日。

②参李爱辉:《甲骨拼合第 491~500 则》第 496 则,先秦史研究室网站,2020 年 6 月 19 日。

③该字考释参宋华强:《释甲骨文中的"戾"和"体"》,《语言学论丛》第四十三辑,商 务印书馆,2011年,第338—351页;张新俊:《释殷墟甲骨文中的"溼"及相关之 字》,《中国文字研究》第20辑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4年,第1—10页。

撤出,改级情况见下一组。

第4组(见文末附图10) A:《合》5477正(《丙编》450)+R037398, B:《乙补》3458,C:《合补》4009(《乙》4061)

A 版的缀合为林宏明作出①。史语所 R033162 曾将 B 版缀入《殷合》 263(见文末附图 11),缀合后卜辞虽然能够读通,然折痕、兆序皆不合,可知为误缀,应撤出另作考虑。今结合 C 版,将它们缀在 A 版的左尾甲位置。作此调整后,卜辞、折痕、兆序等都合适,可将尾甲上一组对贞辞补足为:

贞:镬其出(有)疾。○贞:镬亡疾。二月。

此外,A 版中丙编 450 在拓印时已残去部分,本文缀合版用《乙》2762 拓本,更为完整。

第5组(见文末附图 12) [正面]A:《乙补》4196+《乙补》4250,B:《乙补》4485;[反面]A反:《乙》4383,B反:《乙》4664(《殷合》466=《合》17689下半)

A 版的缀合见于史语所"典藏库"的缀合记录(R032046),笔者根据断口、残字"占"、兆序、钻凿等线索将《乙补》4485(反《乙》4664)加缀在其下方。

《殷合》466 曾将《乙》4664 与《乙》4653 缀合,收为《合》17689(见文末附图 13),通过我们的改缀可知这是不能成立的。二者拓本左侧虽然都能看到齿纹,但它们在龟腹甲上所属的部位不同,《乙》4653 为腹甲右侧(以腹甲正面论左右)甲桥部分的残片,而《乙》4664 则是腹甲左侧近千里路位置的残片,应该把它们分开处理。史语所将《乙》4653 与《合》3332(《乙》4645)的实物缀合(见 R038325),补足了"王"字,已证《殷合》466 为误缀。之后蔡哲茂又将《合》3332(《乙》4645)加缀在《合》766 正(《丙编》53)上②,只是缀合图版中未将《乙》4664 剔除。

第6组(见文末附图 14) A:《合补》786(《乙》595),B:《合》405 (《乙》683)

史语所 R026757 将《合》405(《乙》683)和《合》5117(《乙》4932)缀合,张惟捷指出"根据实物兆序、钻凿位置、甲桥边缘,可判定前人缀合(《乙》683+《乙》4932)为误缀"③.至确。今据尺寸、兆序(一二三四五)、

①林宏明:《甲骨新缀第 453~470 例》第 459 例, 先秦史研究室网站, 2014 年 2 月 25 日。

②蔡哲茂编著:《甲骨缀合三集》,第54—57页。

③张惟捷:《殷墟 YH127 坑宾组甲骨新研》,万卷楼,2013 年,第 175 页。

"方"字残笔等线索将《合》405(《乙》683)与《合补》786(《乙》595)缀合, 级后得到一条完整的卜辞:

丁丑卜,宾贞:方帝三羌。

第7组(见文末附图 15) A:R044785[《合》17105 正甲乙{《殷合》 317[(《乙》5505+《乙》6181)—《乙》6186]+《乙》6127}+《乙补》275+《乙 补》5512+《乙补》5716+《乙补》5737]+《殷合》274(《乙》4697+《乙》5477 =《合》17084)B:《乙补》4746(《醉古集》114 左半)

A 版中的《殷合》317 为郭若愚缀合,加缀《乙》6186 后,构成《合》17105 正的甲、乙两部分,其余《乙补》诸片为张秉权缀合,见 R044785。《殷合》274(《合》17084)为郭若愚缀合,蔡哲茂将其与 R044785 缀合,并对缀合版中涉及的疾病卜辞作了讨论①。《醉古集》114 曾将《乙补》4746与《乙补》4785(倒)缀合(见文末附图 16),我们认为应该把它们分开处理,将《乙补》4746 缀入 A 版的左首甲位置。从缀合图版中可以看到,缀入《乙补》4746之后,折痕密合,兆序相连,可将一组对贞辞补足为:

戊辰卜, Φ *贞:允其丼。○贞:允不丼。

另外,林宏明曾将《乙补》277 加缀在这版的中甲位置②。今据刻写笔画不同、钻凿形态有异、四周未能密合(边缘泐失严重可能给实物验证造成障碍)等特征将《乙补》277 撤出,待今后进一步缀合来验证。

三、甲骨新缀十组

第1组(见文末附图17) A:《醉古集》349{(《乙》5294+《乙》5331+《乙补》4888)—[《合》19372(《乙》5150)+《乙补》4911倒]},B:《乙》6542,C:《乙补》4675

A 版为《醉古集》第 349 组,林宏明指出,史语所甲骨缀合记录将《乙》5150 实缀在《乙》5331 上方是不成立的,应调整为左右遥缀③。林

①缀合见蔡哲茂:《〈殷墟文字乙编〉新缀第三十一则(修订)》,先秦史研究室网站,2009年1月6日。相关讨论见蔡哲茂:《YH127 坑疾病卜辞系连初探——以贞卜丮与允"殙"事件为例》,《历史语言学研究》第七辑,商务印书馆,2014年,第103—110页。

②林宏明:《甲骨新缀第 674-685 例》第 678 例, 先秦史研究室网站, 2016 年 7 月 21 日。

③林宏明:《醉古集:甲骨的缀合与研究》,万卷楼,2011年再版,第423页(图版)、第190页(释文及考释)。

胜祥在史语所原缀基础上加缀《乙补》4911(倒)①,缀后得到的学字,林文和《醉古集》均释作"鲁"。笔者所见诸家字编仅《甲骨文字新编》收录了该字形,处理作艺,不够准确,置于"鲁"字头下②。今将 C 版缀入,可将该形复原为

左侧对应的位置还有一个相同的字,由于所属卜辞犯兆,该字随着两侧的兆纹一裂为四,经过前人缀合已复原其下半部分,成为左右两版可相遥级的重要依据。现在笔者将 B 版缀入,可以把它补足为

结合拓本与照片,可将这两个字形摹作②(左侧)、②(右侧)。二形异写,两个字形中鱼的口部和尾部均未封口,右侧字形尾部要比左侧多出一横笔。该字应是在"鲁"上加注"午"声而成。一般认为鲁从鱼声,甲骨文鲁字是从鱼字分化而来,下方的"口"形是分化符号③。鱼字上古音为疑纽鱼部,鲁为来纽鱼部,二者同韵。而午为疑纽鱼部,与鱼字声韵俱同,二者上古很有可能是同音的④。

第2组(见文末附图 18) A:《醉古集》357[《合》8411(《乙》2213+《乙》8171)+《乙》6903],B:《乙补》1629倒

A 版为林宏明在金祥恒缀合基础上加缀《乙》6903 而成,笔者加缀 B 版。宋雅萍曾认为《乙补》1629 是一版右背甲,"疑为第四至六边甲连接第二至四肋甲的位置,该版边甲的右半部也被锯掉一部分"⑤。通过本组缀合可知,其实《乙补》1629 的拓本被倒置了,它是一版左背甲,部位属第四至七边甲与第二至五肋甲。第三肋甲上兆序"五"下方的那个卜兆记有兆序"十",拓本不显。

①林胜祥:《殷墟甲骨白组、宾组缀合新例》,《中国文学研究》第二十三期,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,第31、51页。

②陈年福:《甲骨文字新编》,线装书局,2017年,第32页。

③于省吾主编:《甲骨文字诂林》第 1813 号姚孝遂按语,中华书局,1996 年,第 1749 页。季旭昇:《说文新证》,艺文印书馆,2014 年,第 274 页。

④本组部分缀合已为学者引用,并有相关讨论,参见刘钊:《谈新发现的鹿角骨刻辞》, 《出土文献》2020年第1期.第37—43页。

⑤宋雅萍:《殷墟 YH127 坑背甲刻辞研究》,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蔡哲茂、林宏明指导),2008 年,第25—26 页。

第3组(见文末附图19) [正面]A:(《乙补》5935+《乙补》5936)+《乙补》2112,B:《乙补》5938倒,C:《乙补》6172,D:《缀汇》855(《乙补》5927+《乙补》5928),E:《乙补》1924;[反面]A反:(《乙补》5935反面无拓+《乙补》5936反面无拓)+《乙补》2113,B反:《乙补》5939,C反:《乙》7210,D反:《乙》6841+《乙补》5928反面无拓,E反:《乙补》1925

A版由宋雅萍在史语所缀合基础上加缀《乙补》2112 而成①,D版为谢博霖缀合,笔者则将 A—E 五版缀合。缀后正面有三组自上而下排列的兆序,反面可将一条卜辞部分内容复原为"…多母盘(害)王"。大概是王发生了不好的事,卜问是否是多母作害于王。英藏 113"贞:唯多母盘(害)"、《合》1395 正"唯多母"是省略的说法,可以互参。

第4组(见文末附图 20) A:《合》5635 甲(《乙》3730),B:《乙》8353

本组缀合可复原"丑""东"二字,它们所在的卜辞可补全为:

已丑卜, 亘贞: 我东史有来。

这是目前仅见的关于"东史"的完整卜辞,是研究商代史的重要材料。《合》5635 乙(《乙》3950)亦属左背甲,字体相同,内容相关,《殷合》240 (郭若愚)的遥缀可信,应为上下位置的遥缀。

第5组(见文末附图21) A:《合》9256(《乙》1895),B:《乙补》1939

A、B 均为反面, B 版上有残字, 缀合后可知为" 壹"。 A 版的" 壹入二"过去曾被误认为右甲桥刻辞②, 通过本组缀合可知实际是左背甲记事刻辞。

第6组(见文末附图22) [正面]A:《合》16867正(《乙》8126)+无号甲,B:《乙》3239;[反面]A反:《合》16867反(《乙》8127)+无号甲,B反:《乙》3239反面无拓

从史语所"典藏库"中的照片(R042947)来看,A 版实物上方已经缀上了一小片无号甲,B 版反面有字而未被著录。将二版上下相缀之后,可将正、反两面的"旬"字补足,缀合位置正面的卜辞为:

癸酉[卜],亘贞:旬亡图(忧)。

反面的"旬亡ID(忧)"是否和上方的"癸卯卜,亘贞"连读,还有待进一步 缀合来确定。

①宋雅萍:《背甲新缀第三十三、三十四则》, 先秦史研究室网站, 2012年6月7日。

②方稚松:《殷墟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研究》,第252页。

第7组(见文末附图23) [正面]A:《醉古集》359正[《合》11882正(《乙》2068+《乙》2332)+《乙》2150],B:《乙》7983+《乙补》7316;[反面]A反:《醉古集》359反[《合》11882反(《乙》2069+《乙补》1942)+《乙》2151],B反:《乙》7983+《乙补》7315

A 版为《合》、林宏明缀合, B 版为史语所缀合(见 R042810), 今将两版实缀。缀合后正面折痕、界划线相合, 并且可将一组对贞卜辞补足为:

甲午上,□:翼(翌)丙申其雨。○贞:翼(翌)丙申不雨。

B版反面横向的四道刻痕(最上一道重复刻写了一次),以前不能确知是文字还是无意义的划痕,现在通过缀合可知它和 A版反面的"一二三"有关,应是"四"字,"一"下方的残字似为"牛"。林宏明指出这里的一牛、二牛、三牛和四牛应是乙未日侑祭牺牲的选贞①,可信,类似的辞例还见于《合》1829。

第8组(见文末附图 24) A:《合》7605 甲(《乙》3080)—《合》7605 乙(《乙》3079),B:《合》10748 甲(《乙》2869)+《合》17188(《乙》4241)

A 版为《合》遥缀, B 版为史语所缀合, 今将 B 加缀在 A 中右方一片的下部。吴丽婉认为《合》17188 的残字∰, 应该增补到《甲骨文字编》第1434号的"里(灶)"字下②, 其说不确。据 B 版的缀合可知, 该字实为"蛊(ᢏ)"。

此外,《乙》2857 与《乙》2869 的遥缀,即《合》10748 甲乙,是否成立还有待验证。

第9组(见文末附图 25) [正面]A:《合》8648 正[《殷合》442(《乙》 2360+《乙》2646)+《乙》2967+《乙》3180+《乙》3420+《乙》6705],B:《乙 补》6280;[反面]A 反:《合》8648 反[《殷合》442(《乙》2361+《乙》2647)+《乙》3181+《乙》3421+《乙》6706],B 反:《乙补》6281

A 版中的《殷合》442 为曾毅公、李学勤缀合,严一萍也有相同的缀合③,其余为《合》加缀。今将 B 版缀入,折痕、界划线、兆序及反面卜辞均合,缀合后可将正面癸酉一辞的兆序补全为"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"。

①林宏明:《醉古集:甲骨的缀合与研究》,第192页(释文及考释)。

②吴丽婉:《〈甲骨文字编〉校补》,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(黄天树指导),2017年, 第 175 页。

③严一萍:《殷虚第十三次发掘所得卜甲缀合集》,艺文印书馆,1989年,第117—118页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 B 版缀上之前,《合释》《校释》和"汉达文库"都认为正面癸酉辞的兆序"一"是不缺的,而现在缀入的 B 版上也有兆序"一"。这提醒我们回过头去审视原来被视作兆序"一"的地方(见文末附图 26 中的圈注),实际上是该背甲第六肋甲上横贯的盾纹。从拓本上看,这道盾纹不是非常明显和连贯,当甲骨从卜兆兆干处断裂后,一部分盾纹被保留在兆枝右侧,另一部分则在脱落的 B 版上,观察缀合后的图版即可一目了然。此外还可根据兆序与卜兆的位置关系来判断,本版上的兆序均刻在兆枝上方、兆干左方,而原来被视作兆序"一"的白色痕迹(即盾纹)却位于兆干的右方(即外侧),而且紧贴兆干,不符合整版兆序的刻写规律。所以,真正的兆序"一"是位于B 版界划线下方,盾纹上方的那个"一"。

类似的情况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,因为拓本所反映的情况比较复杂,需要综合甲骨学多方面的知识来判断哪些是刻手留下的痕迹,哪些是非刻写的干扰信息。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同类的例子。

第 10 组(见文末附图 27) A:《合》1823 正(《丙编》607),B:《醉古集》 129[(《乙补》5898+无号甲)+《乙补》4442 倒]

B版中的无号甲为史语所缀合,林宏明在其基础上加缀《乙补》4442。本组缀合涉及单个兆序最大数字的讨论。胡厚宣认为兆序由一至十,"十之后,仍由一起,绝不用十一,十二等类合文"①,后来发现《乙》5399(合 22046,午类)上有"十一"合文,可以修正"绝不"的看法。张秉权也曾认为单个兆序最大数字为"十"②,后来又提到,《乙》5399上那组对贞卜辞的兆序"十一"合文,只是十万片甲骨中唯一的孤证③。林宏明则指出,《乙》5399上对贞卜辞的兆序均为"十一",虽是"孤证",但却是"双例",并另举《合》19787和《乙补》4442倒+《乙补》5898(即本组缀合的B版部分,局部放大见文末附图28)两版背甲上也各有一例兆序"十一"④。黄天树也曾指出

①胡厚宣:《卜辞同文例》,《"中央研究院"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九本,1947年;后收入宋镇豪、段志洪主编:《甲骨文献集成》第18册,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1年,第10页。

②张秉权:《殷虚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》,《"中央研究院"院刊》第一辑,1954年; 后收入《甲骨文献集成》第17册,第24页。张秉权:《卜龟腹甲的序数》,《"中央研究院"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十八本上册,1956年;后收入《甲骨文献集成》第17册,第31—32页。

③张秉权:《甲骨文与甲骨学》,"国立"编译馆,1988年,第167页。

④林宏明:《殷墟甲骨研究札记》,《第十八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辅 仁大学,2007年,第120—122页。

甲骨上直接纪数大于十的兆序共两见,即《合》19787 和《合》22046^①。后来林先生在《醉古集》129 的考释中指出:"可能有个别类组其兆序是不像宾组一样,超过十就从一开始的。"②

以上是前人指出的兆序数大于十的例子,共4例。需要说明的是,本组缀合版上林先生指出的兆序"十一",实际应该是"十"。笔者最初根据卜辞与兆序的对应关系判断,缀合版上"十"右侧的"一"可能是衍文。后来得知方稚松从兆序的区域使用和排列规律综合考虑,认为这例"十一"不合规律,很可疑③。今笔者有机会在史语所库房查看了这版背甲的实物,通过观察可知"十"字附近有三处痕迹(见文末附图 28)。其中 a 在"十"右侧,即被认为是兆序"十一"的"一";b 在"十"左侧,痕迹略浅于a,拓本可见;c 在"十"右下方,是左背甲第一肋甲上向右延伸至脊甲的盾纹。值得注意的是,a 比它左侧的"十",以及其他明确为兆序的字的痕迹更浅,这表明它并非文字。笔者认为 a 和 b 可能是整治背甲时留下的痕迹,应该将之与刻辞分开来看待。有时候第一肋甲这个位置的盾纹也值得留意,可举本节第 2 组作参考,从其局部放大图(见文末附图 29)中可以看到,图中圈注的白色痕迹,也不是刻写的笔画,同样是第一肋甲上向右分叉的盾纹,只不过在它左侧的是兆序"一",不会引起释读上的误会。所以,除去这一例,前人共指出大于"十"的兆序 3 例。

此外,笔者注意到出组二类的卜王卜辞甲骨上也有大于"十"的兆序。如《合》23988(见文末附图 30)是一版刻有卜王卜辞的胛骨,其上记有兆序"十一"。卜王卜辞虽然内容单一,但其甲骨上有不少反映特殊占卜习惯之处,有学者曾做过专门的整理研究。如这类甲骨在腹甲上的占卜习惯多数是先右后左,先外后内,所以右腹甲上的兆序一般为单数,左腹甲上的兆序一般为双数。这一点参考《合》24053、《合》24014 和《合》23983 等版即可知。《合补》8478(见文末附图 31)是一版刻有卜王卜辞的左腹甲,卜辞"丁丑卜,王"被刻在近千里路的位置,是其常例,值得注意的是该版上的数字"十二",对于它的释读,诸家有不同意见。《校释》释作"…十二","汉达文库"作"…十二…",《合补》释文作"十二",均视

①黄天树:《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》,科学出版社,2007年,第13页脚注①。

②林宏明:《醉古集:甲骨的缀合与研究》,第116页脚注176。

③说详方稚松:《YH127 坑龟腹甲兆序影响因素试析》,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办"甲骨与古代文明研究系列讲座(第九讲)",2021 年 12 月 11 日。

为卜辞。《全编》释为"十二",并注"疑兆序"。从目前对卜王卜辞的认识,及"十二"在《合补》8478上所处的位置(兆干内侧,兆枝上方)来看,它应该被视作兆序而非卜辞。根据前面提到的规律,在其对应的右腹甲上应该还有兆序"十一"。《安明》1565(见文末附图 32)也是一版刻有卜王卜辞的左腹甲,其上也有兆序"十二"。研究者曾认为卜王卜辞兆序最大数字是"十"①,现在看来应是大于十的。该类甲骨残断严重,还有待进一步整理,以揭示其价值。

综上可知,目前已知单个兆序数字超过"十"的共有 6 例,列入表 1: 表 1

文字
出处 《合》19787 《合》22046 《合》23988 《合补》8478 《安明》1565
类组 自小字 午类 出二 出二 出二

兆序研究的深入,主要得益于 YH127 坑众多大版宾组甲骨的发现,当前很多认识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。张秉权认为兆序在"十"之后仍由"一"起,不用"十一""十二"等合文,即使在知道《合》22046 的两例"十一"后仍认为这"只是十万片甲骨中唯一的孤证",没有放弃旧说,这大概是受典宾类甲骨兆序刻写习惯的影响。

从甲骨分类的角度看,已知兆序数记到"十"的有自小字、自宾间、典宾、出二、午类和花东类,其中自小字、出二和午类都发现了大于"十"的兆序。典宾类的兆序在"十"之后又从"一"算起,一组兆序可以多至二十七个(《醉古集》343"壬申"辞),如果超过"十"的部分如"二十五""二十六"等都用合文或分书的形式记录,未免太过繁琐,且该类有在兆枝上方或下方刻写卜辞的习惯,如果那样记录,就会占用卜辞的刻写空间,是不方便的。所以典宾类刻写者选择以"十"之后又从"一"算起的简便办法来记录兆序,是其习惯的体现,这也与学者指出的宾类文字写法极为省简

①张怡:《殷墟出组卜辞的整理与研究》,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王蕴智指导),2009年,第24页。蔡依静:《出组卜王卜辞的整理与研究》,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蔡哲茂指导),2012年,第35—36页。

的现象①同理。而从现有材料来看,**自**小字、出二和午类的兆序超过"十"后,是习惯用"十一"等形式的,只是超过"十"的情况不多见,在熟知的宾类兆序习惯背景下,容易被认为是"例外"。

当前甲骨分类整理研究日趋精密,研究者对不同类组甲骨上体现的差异现象(文字的或非文字的)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。那些在现有分类体系中看似与常例不合者,或是刻写者个人习惯的体现,或是需要对现有的分类进行重新审视,对此我们应予以重视。

四、结语

以上分三个部分介绍了笔者缀合的二十组 YH127 坑甲骨,并对缀合之后得到的新认识作了讨论。未著录甲骨缀合方面,我们揭出 R028520 (13.0.02825)为写有发掘号而未被著录的甲骨,缀合后可知其所属卜辞与妇好的生育有关;R044066 缀入《丙编》615 之后,复原了"眉"字,可落实所谓的"子目"实际是"子眉";R054881、《乙》6825 和《乙补》5900 三版背甲缀合之后,得到一条完整的背甲记事刻辞,丰富了对与"画"有关的记事刻辞的认识。误缀甲骨的重新缀合方面,本文结合甲骨形态、卜辞内容和兆序等线索,对过去误缀的七组甲骨作出改缀,使真正同属一版的甲骨各归其位,相关辞例得以通读。另外新缀合的十组甲骨,多是在前人缀合基础上的加缀,有助于解决一些过去存疑的问题,如复原了有的文字编未收的"鲁"字异体;明确了《合》17188(《乙》4241)的残字实为"蛊"而非"里";以及从新缀出发,深入讨论甲骨中单个兆序数字大于"十"的问题等。

本文所做的工作,总体来看比较细碎,这与材料的实际情况有关。董作宾回忆 YH127 坑甲骨的整理出版时说:"说起来真是罪过,在南京整理时那样细心,每盒都是一个完整的龟版,至少有三百盒,现在经过屡次搬运,已粘兑好的,也都四分五裂,七零八落了;直到在四川李庄时拓印编辑,仍然不能恢复完整之旧;这使我极感不安!希望读此书者,原谅它是国家多难时的产儿,自己再下番拼合的功夫。"②由此可见缀合工作在此坑甲骨研究中的重要性。

①蒋玉斌:《释甲骨金文的"蠢"兼论相关问题》,《复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8 年第 5 期,第 118—130 页。

②董作宾主编:《殷虚文字乙编》上辑,"中央研究院"历史语言研究所,1994年重印本,第3页。

《殷虚文字乙编》上辑于 1948 年初版,距今已七十余年,而 YH127 坑甲骨的缀合复原工作仍在继续。这批材料的缀合历史较长,成果众多,想要对其进行全面整理,除了在前人缀合的基础上进一步缀合外,还应重新审视过去缀合中的不合理之处,尽量让甲骨残片各归其位。同时也要注意利用未著录的材料,许多至今尚未复原完整的甲骨,所缺的部分可能就散落在其中。正是通过缀合,堙没在残断材料中的信息才得以揭示,成为可利用的史料。期待 YH127 坑甲骨能够早日复原完整,以便在此基础之上开展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。

附录:本文引用甲骨著录文献繁简称对照(以简称音序排列)

《安明》——许进雄编著:《明义士收藏甲骨文字》,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,1972年。

《丙编》——张秉权:《殷虚文字丙编》,"中央研究院"历史语言研究所,1957—1972年。

《丙编摹释》——张惟捷、蔡哲茂编著:《殷虚文字丙编摹释新编》,"中央研究院" 历史语言研究所,2017年。

《合》——郭沫若主编,胡厚宣总编辑:《甲骨文合集》,中华书局,1978—1983年。

《合补》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:《甲骨文合集补编》,语文出版社,1999年。

《合释》——胡厚宣主编:《甲骨文合集释文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9年。

《校释》——曹锦炎、沈建华编著:《甲骨文校释总集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6年。

《摹释》——姚孝遂主编:《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》,中华书局,1988年。

《契合集》——林宏明:《契合集》,万卷楼,2013年。

《全编》——陈年福:《殷墟甲骨文摹释全编》,线装书局,2010年。

《乙》——董作宾主编:《殷虚文字乙编》,"中央研究院"历史语言研究所,1994年重印本。

《乙补》——钟柏生主编:《殷虚文字乙编补遗》,"中央研究院"历史语言研究所, 1995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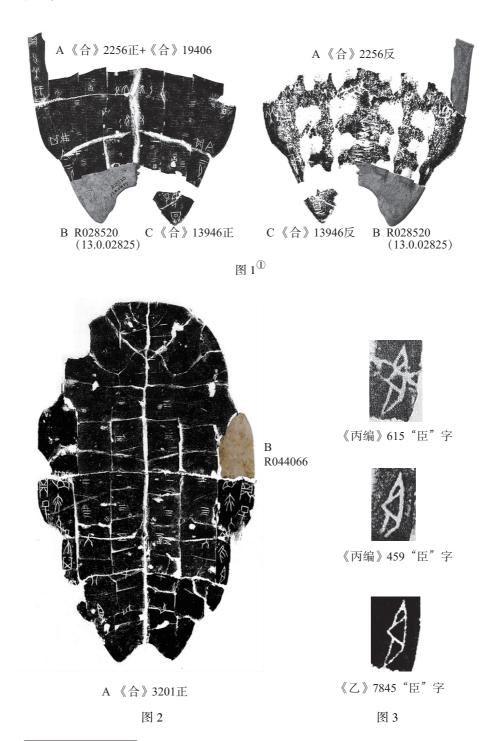
《殷合》——郭若愚、曾毅公、李学勤:《殷虚文字缀合》,科学出版社,1955年。

《缀汇》——蔡哲茂编:《甲骨缀合汇编(图版篇)》,花木兰文化出版社,2011年。

《缀三》——蔡哲茂编著:《甲骨缀合三集》,"中央研究院"历史语言研究所, 2022年。

《醉古集》——林宏明:《醉古集:甲骨的缀合与研究》,万卷楼,2011年。

附图:



①反面缀合图版中,《合》19406的反面因无字而未拓,故使用照片制图。下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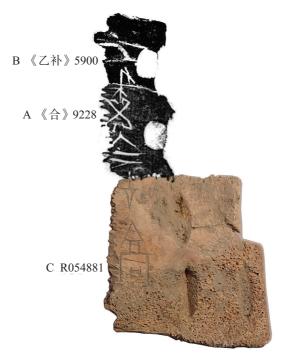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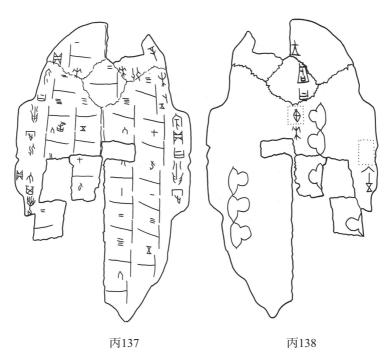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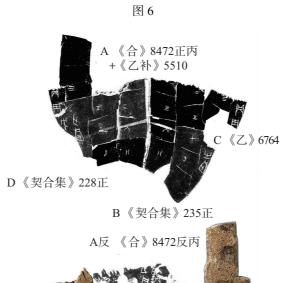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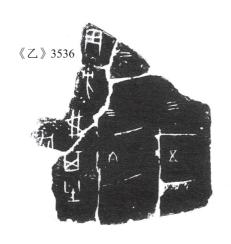
图 5





《乙》6764反 D反《契合集》228反 B反《契合集》235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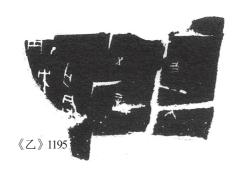
图 7



《合》8472正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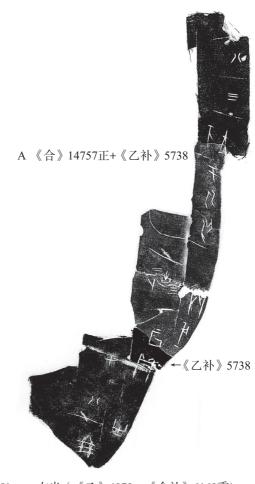
《合》8472正乙



《合》8472正丙



图 8





B 《合》14959左半(《乙》4568)

右半(《乙》4879、《合补》6168重)

图 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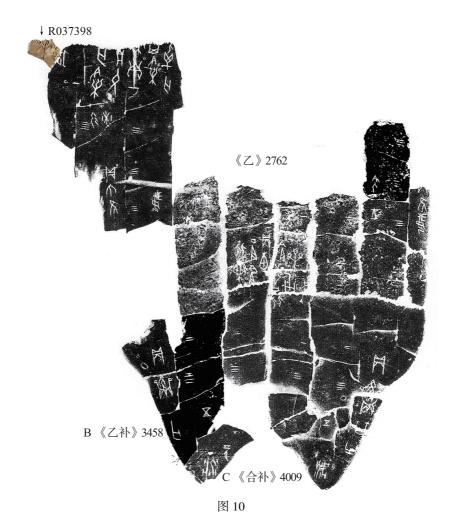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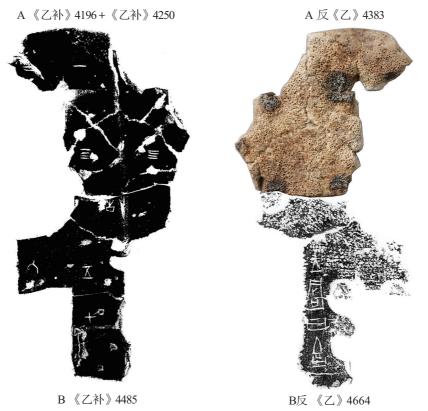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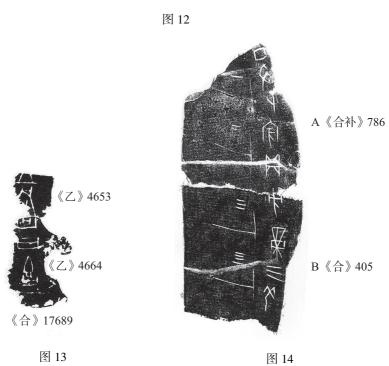




图 11







A R044785 + 《殷合》274(《合》17084) 图 15



图 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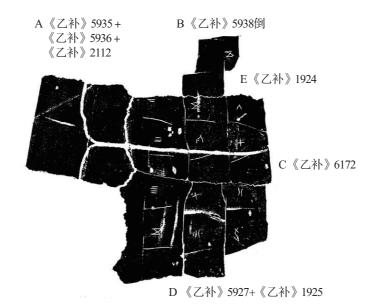




图 17



图 18



B反《乙补》5939
A反(《乙补》5935反面无拓 + 《乙补》5936反面无拓) + 《乙补》2113
E反《乙补》1925
D反《乙》6841 + 《乙补》5928反面无拓

图 19



图 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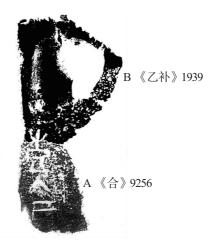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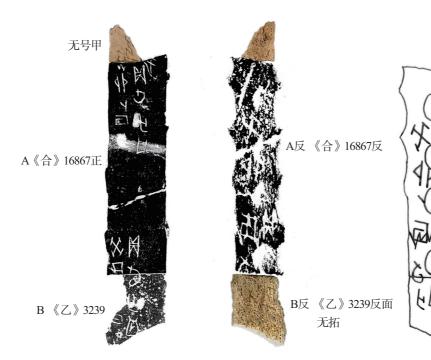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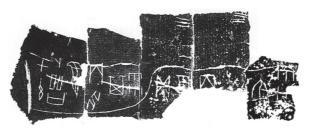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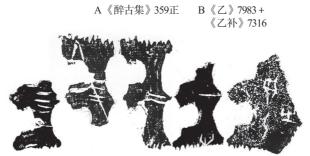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22



A 《醉古集》359正



B反《乙》7983+ 《乙补》7315

A反《醉古集》359反

图 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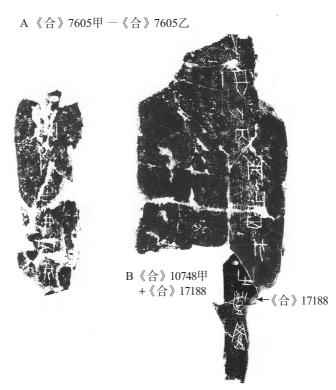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2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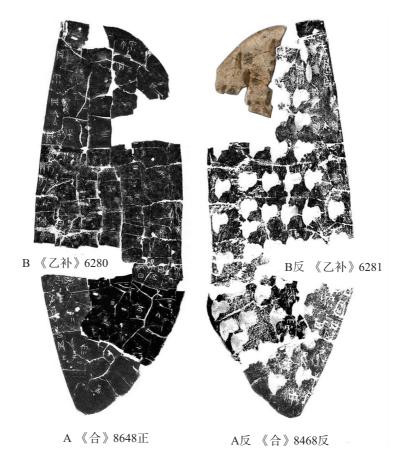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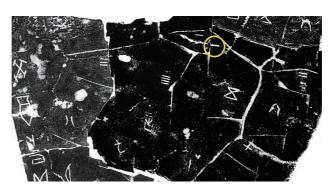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25



《合》8468正+《乙补》6280(局部)

图 26



图 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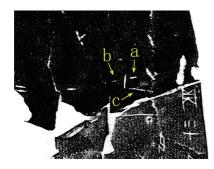




图 28



图 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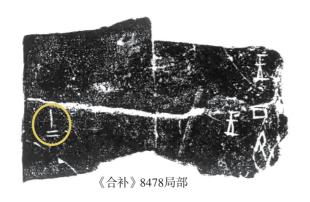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31



《安明》1565局部

图 32

本文部分內容曾蒙林宏明、方稚松先生和王雪晴女士指教,查看甲骨实物时得到史语所颜世铉先生和林玉云、杨德祯两位女士的帮助,全稿又蒙匿名审稿专家提供宝贵修改意见,谨此致谢。

【作者简介】杨熠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、"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"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出土文献与古文字。